



書叢地史年青

782.1  
2183

# 漢奸的市場

編淇竹何

## 樣書



行印社版出年青

青年史地叢書

# 漢奸的市場

何竹淇編

青年出版社印行

青年史地叢書

漢奸的下場

編者 何竹淇

出版者 青年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初版

每冊實價伍角

目錄

一、敘言

二、石敬瑭

三、張邦昌

四、劉豫

五、吳曦

六、洪承疇

七、吳三桂

## 一 敘 言

地作這本小冊子的目的有二：一是告誡漢奸的，使他們猛省，改過自新，回頭是岸；二是使人人知道漢奸的行爲是可恥的，應當羣起而攻之，使他們不容於國人，不容於人類。

什麼叫做漢奸？漢奸是拍賣我們祖國，拍賣我們同胞與敵人，且爲敵人當走狗的罪人，他們將使我們中國永淪爲殖民地，我們炎黃子孫永爲亡國奴。同是中國人，他們爲什麼要賣國家，要賣民族而去幫敵人的忙呢？是爲榮嗎？榮在那裏呢？像這種人不僅要爲國人所唾棄，而且敵人亦看他們不起的，全世界人類都看他們不起的。是爲利嗎？他們若做本國的國民，有義務卽有權利，有法律爲之保障。若爲敵人當漢奸，可說祇有義務而無權利，又無法律作保障，雖然在一時受敵人的利用，獲到不仁不義的高官厚祿，但總不能維持長久，終於要落到悲慘的下場的。

我們要知道漢奸們的心理，實非常人的心理，漢奸的行爲，也非常人的行爲。漢奸們的眼光是鼠眼，祇有寸遠光，漢奸們的心肝，是虎狼的心肝，他們居心十分毒惡而不留情的，然漢奸們的愚頑，又如同豬一樣。漢奸們受敵驅使，又如同獵狗一樣，漢奸們外表雖具人形而着衣冠，實在是人面獸心，是與鼠虎狼豬狗無異的，我們對待這一類的動物，驅除的要驅除，宰殺的宰殺，總不容牠們造成罪惡滔天的大禍害來。

說起漢奸們的爲害，真如洪水猛獸，往往垂成之業，因他們一言一動即廢於一朝。當波斯戰爭中（起於前四九二）斯巴達王利奧尼達（Leonidas）扼守色木巴里（Thermopylae）以拒波斯軍，竟因間諜引敵繞道後路，使斯巴達三百健兒無一生還，漢李陵率五千之衆以戰匈奴，因漢奸的通敵，使全軍覆沒。明流寇李自成，陷攻北京，是太監爲奸細而開的城門。清軍追明桂王滇南，李定國以精兵六千禦之於永昌的磨盤山，烏道窰青，曲通一騎，設柵數重，打算把清軍一鼓殲滅，無奈大理寺卿盧桂生把消息告訴敵人，使定國之計，幾成泡影，而桂王終爲清軍所獲，明亦以亡。



近自七七事變發生以來，繼有八一三之戰事起。據報載當時軍事當局，打算把敵人在長江的艦隊，一鼓殲滅，不料有黃潛者，受敵人的收買，把消息報告給敵人，使敵艦完全退走。又敵人每進攻一個地方，雖崇山深谷，羊腸小道，即有漢奸爲之引路。敵人每佔領一個城市，即有漢奸爲之組織僑維持會，敵人轟炸一地，即有漢奸跟敵機找目標，敵人如要錢，他們跟他們搜括民財，敵人如要糧食，他們幫他們當採辦，敵人如要人工，他們幫他們拉夫，敵人如要銷售貨物，他們跟他們走私……諸如此類，你瞧漢奸的無恥行爲，是多麼可惡可恨的？！

當小漢奸的，說他們是無知無識，如鼠虎狼豬狗一般，一受敵人利用和收買，就做起漢奸來，這倒不足爲怪。但追隨總理數十年，以黨國元勳自命的汪逆兆銘（精衛）昆元口口聲聲主張抗戰，終於跑到敵人旗幟之下，樹立傀儡政府，幫敵人做爪牙，來拍賣國家，遺害民族，這是多麼痛心的一回事啊！

我以爲敵人來侵略，要是沒有漢奸爲虎作倀，幫敵人的忙，敵人那是絕對沒有辦法

的。但一有漢奸爲之幫忙，那就國家的全盤計劃，都給他們破壞了，所以我以爲敵人不可怕。漢奸才是可怕的。

但是自來中國漢奸都是沒有好結果的，當楚漢相爭的時候，有個丁公的，原是項羽的將，他和劉邦去打仗，有一次追困邦到彭城的西邊，短兵相接，邦急了，就看着丁公說：「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就解了圍。後來劉邦做皇帝，丁公去朝見他，想圖前解圍之恩，可以獲官，但是邦佈告軍中說：「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於把是丁公殺了。並且說：「使後世爲人臣的，無效丁公」。

三國志魏志于禁傳稱「魏于禁龐德與關羽戰，德死而禁降焉。後于禁還魏，文帝預書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慚恚！發病死」。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稱「上（明太祖）擢元臣危素爲大學士，一日上御東閣，聞脫聲臺裏，上方詰之，而素適至，乃謂之曰：「是汝，吾以爲文天祥耶！」此舉又見錢謙謙朝詩集小傳甲集危素傳黃溥言閑中今古錄明人小說本稱「元順帝有一象，宴羣臣時，拜



舞爲儀……帝北遁，徒象垂南京。一日上（明太祖）設宴觀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

黃溥言開中古今錄（故宮印本）稱：初李文忠奏捷至，時百官方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相率稱賀，上謂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此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滿人初入關時，重用明降臣李建泰、陳名、夏陳之遴、劉正宗等入關，而洪承疇、吳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嘗做統兵大帥。迄世祖親政中國內地逐漸削平，不需爲虎作倀之人，始用虜屬手段，對付降臣。七年李建泰以謀反死，十一年，殺陳名、夏，十三年安置陳之遴於盛京，卒於牢所，十六年劉正宗職藉其家，歸入下旗，不許回山東原籍，於是一般希榮、馮龍見利忘義賣國求榮之漢族盜賊始知所懼，高宗時，復於國史內，立貳臣傳以恥之，真使爲漢奸的遺臭萬年了。

大家不要以爲當漢奸的，是有大出息的，其實敵人不過是暫時利用他們吧了，敵人

眼目中對於漢奸的看法，也不過把他們當做鼠虎狼豬狗一般，認爲他們不是正貨，是賤骨頭，把他們當做奴才使，稍一不適合自己的意思，即殺戮隨之。近有人由北平來的，談及北平偽組織下的漢奸們簡直敵人把他們不當人看待，說話稍不留心，有忌敵人的諱時，馬上就要吃子彈的。行動稍爲使敵人懷疑時，馬上就要撤職受刑的。南京汪逆傀儡政府，一言一動，他也無處不仰敵人的鼻息，聽說有一次汪逆在廣州廣播，措詞頗不合敬意，就大受申斥。

眼光放遠點說，爲愛護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格和名譽，漢奸是不可當的，眼光放近點的說，爲愛護自己個人的身家，自己個人的利益，不做人家的奴才，不把自己的身分給人看做鼠虎狼豬狗一般並永爲國人爲全人類所吐罵，而遺臭萬年，現在我們在下面詳細敘述幾個漢奸的歷史及其悲慘的結果以之奉勸漢奸們頓時猛省，回頭是岸，改過自新，不然，將爲我四萬萬同胞的公敵，大家當羣起而攻之，殺之，使無生存餘地的。

## 二 石敬瑭

五代風習  
的一斑

五代爲時不過五十餘年，換了五個局面，創立了十個國家，其混亂的現象，也就可想而知了。自來風習最壞的，亦莫過於五代，士大夫是沒有什麼氣節和忠義的，如有個馮道的，曾侍奉過五朝八姓十一君，人家祇是憂於亡國喪家，疲於奔命，他却朝秦暮楚，東家來，侍奉東家，西家來侍奉西家，結果以長樂老自命，又有個李昊的，他家老是投降人家依附人家的，後來有人和他家開玩笑，就在他家的大門上，寫了六個大字：「李氏世修降表」，這幾位姑且不表，且說當時有個石敬瑭的。他也是五代風習中的產兒，尤其是這風習中的代表。此種風習不除，真是丟盡了國家民族的人格，廉恥道義也掃地以盡了。好在到了宋太祖（趙匡胤）做了皇帝的時候，看清了社會的病癥所在，特別的來提倡氣節，才把此種惡習糾正過來。

石敬瑭  
的略歷

石敬瑭本是西夷沙陀人，他父親叫做臬振鷄，投降了後唐，善騎射，因征伐有功，才得了官。臬振鷄生敬瑭，敬瑭姓石，不曉得是如何來歷。或者是受人賜姓的，因為五代時賜姓的風氣，最流行的，敬瑭為人沉厚寡言。後唐明宗愛重了他，就將自己的女兒叫做永寧公主的嫁給他，由是敬瑭以女婿的資格居於王親國戚之列，他的地位也就特別提高了，嘗隸明宗帳下，號左射將軍。

敬瑭本長  
稱臣契丹

明宗崩後，他的養子瑋王篡立，是為後帝，後帝時，敬瑭就有謀反的意思了。泰清三年五月，後唐主調敬瑭做天平節度使，敬瑭不奉命。唐發兵討之。他的部將劉知遠對他說：「明公久將兵，甚為士卒心，如今佔據了形勢險要的地方，士馬精強，假若舉起兵，傳檄天下，做皇帝是不成問題的。為何受制於皇帝一紙空文的命令，自投虎口呢？」

又有個桑維翰的說：「唐主初即位，明公入朝，難道唐還肯把蛟龍縱之深淵嗎？明宗遺愛在人，今上本是一個庶孽而取得帝位，大家都不肯附從他的。但你是明宗的愛

婿，皇位正當是你的。今主上把你當做叛逆看待，這是於你不利的事，爲你自全計，不如結好契丹，（卽後來的遼）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你誠懇推心屈節事他，朝呼夕至，怕做什麼不能成功呢？」這番話說得敬瑭心動了，於是決意照桑維翰的話實行。

這年的七月，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并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的時候，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給契丹。劉知遠諫曰：「稱臣還可，以父事之，未免太過，多給他些金帛，不要給他的土地，恐怕他將來遺爲中國的禍患，那時悔也無及。」。這到有見地有良心的實在話，可惜敬瑭不聽他，後來敬瑭終於上表到了契丹，契丹主大喜，復敬瑭一個信，說是到了仲夏，可傾國赴援。

敬瑭割地稱帝

這年仲夏契丹果然出兵援助敬瑭，把後唐打平了，契丹主對敬瑭說：「我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看你器貌識量，真不失爲中原的主，我想立你做天子」。敬瑭心中暗喜，但表面上不能不假裝謙讓再四，將吏們也來勸進，他於是就答應了。契丹主作了策書，命敬瑭稱晉大皇帝，卽是歷史上所謂晉高祖，改元長

與。契丹主把衣冠授給敬瑋，敬瑋築壇卽位，割了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共十六州的地與契丹。這些地方大約就是今日河北山西的北部及察哈爾等地，除割地不算外，還要許牠每年輸帛三十萬匹。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大的污點，也是一個最大的恥辱，最危險的恥辱。關於敬瑋個人人格的卑鄙，遺臭萬年，那是他私人的小事，祇是他拍賣中國民族拍賣中國國土，引狼入室，養虎遺患，後來使宋代的遼患，幾乎沒有法子收拾，故宋之事遼，如石晉之事遼一樣，弄得民窮財盡，終為異族所滅。

趙德鈞  
石敬瑋  
事契丹

又後唐有個趙德鈞的，他祕密的跑到太原把金帛賂契丹主說：「假若立了我做皇帝，我即與兵南去打洛陽，與契丹為兄弟，取消石氏帝位，恢復地鎮守河東的地位。」契丹主見德鈞勢強，打算許了他，晉主敬瑋聽了這消息，真是嚇得心不自在，手足不知所措，趕快打發桑維翰到契丹那去哀求。維翰說契丹主曰：「趙德鈞素蓄異志，那可信他一番誕妄的話，拋棄垂淺的功業。況且晉得天下，可竭



中國的財物，供奉大國。豈能像你現在貪了這點小利可比嗎？」翰跪在契丹主的帳前，從早至晚，哀哭爭請，契丹主不忍，乃就答應不廢晉主了。於是指着他帳前的一塊石子對德鈞的使者說：「我已許石郎，要等到這塊石子爛了，我才能改變我的主張啊。」

德鈞後來又去見了契丹主的太后，——名叫述律太后的——太后問德鈞說：「你近來爲什麼跑到太原去呢？」德鈞說：「我是奉唐王的命令去的。」太后指着天說：「你向我的兒子要求做天子，還說什麼瞎話？」太后又自己指着心說：「這是不可欺的東西。」旋又說：「我的兒子，前將兵出征的時候，我曾告誡他說：『趙大王（指德鈞）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是不可救的。』你既然想做天子，爲何不先擊退我的兒子，慢慢的打算，還不爲晚。你爲人臣，既負你的入主，不肯擊敵；還想乘亂邀利，有此無聊的行爲，你還有什麼面目偷生在人間呢？」結果，趙德鈞這個漢奸是反碰了一個大釘子，雖想做契丹的一條忠實的走狗，然而契丹娶了敬瑋不要了他，我們想在當時，趙德鈞這個漢奸的心裏一定是受到刺刀刺破那樣難過。

安重榮  
抗遼被害

後晉天福六年正月，吐谷渾苦遼暴虐，想歸中國，有個成德節度使叫做安重榮的，他就羅致吐谷渾人，遼主大怒，遣使責讓晉主，晉主祇好俯首聽命，把吐谷渾人都驅跑了，原來吐谷渾本是屬中國的，祇因敬瑛割了雁門關以北的地與遼，於是就把吐谷渾連帶送給遼人了。這時吐人自願歸中國，而安重榮收回屬土，自是應當的事，祇可惜敬瑛事遼如事父，畏遼如畏虎，故不敢聽安重榮的計劃。

重榮一向是臣遼爲恥辱的，每見遼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殺之，遼人屢加責讓，晉主祇是遜謝。這年的六月，重榮又捕執遼使伊噠，遣輕騎掠遼屬幽丹的南境。對晉主上了一個表說：「吐谷渾等各率部衆歸附，黨項等亦納契丹告牒，言爲虜所凌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之。這表長數千言，不能具錄，大抵謂晉主不應以父事契丹，竭中國之財物，以媚無厭之虜，欲動兵和契丹決戰，可惜敬瑛不知依重勇將的謀略，反認爲他權重跋扈，總要想法子制服他。」

桑維翰原是個主張親遼的，他不贊同重榮的行爲，他秘密的上疏：云「陛下免於晉

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議者以殘輪縉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敬瑭閱了他這篇疏，對使者說：「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初醒」。於是敬瑭下了一紙詔書，諭重榮說：「吾因契丹得天下，汝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汝敢忘之何耶？今吾以天下臣之，汝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後來重榮因抗戰不遂，與敬瑭議和，敬瑭派杜重威把他打敗殺了，敬瑭竟把他的頭送給了契丹。

敬瑭的

俗諺說：「養惡人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養惡人如養鷹，飢之

末路

則附，飽之則颺。」敬瑭把臣禮父禮視顏承歡契丹，可謂無微不至了，

今天要土地，明天要女子財帛，無不奉命惟謹，十分恭順，稍一不慎，卽以不敬相責。要曉得遼人是如虎的如鷹的，不飽則噬。所以敬瑭在他腋肘之下做皇帝，不但疲於奔命